



郭 国 甫 著

在昂美納部落里

解放軍文艺叢書編輯部編

在昂美納部落里

郭國市著

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长篇小說是描繪人民解放軍进军侏侏山的故事。它生动、深刻地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在祖国边疆的伟大胜利，反映了英雄部队机智果斷、忘我牺牲、大公無私、热爱兄弟民族的高貴品質。作品具有濃厚的生活气息，对侏侏人民粗獷、豪爽、質朴、勇敢的民族性格和思想感情，对侏侏族風土人情，以及山区荒僻、雄偉、瑰丽的自然景色，表現得相当真实，好似一幅鮮明的彩色圖画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号787 字數266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張117/8 插頁2

1958年1月北京第1版 195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20000册

定价(6) 1.80元

边疆冬日的早晨，总是姗姗来迟的。现在，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。透过连部窗口白色的油光纸，可以看到屋里面閃耀着的灯光。它那朦朧的光芒，象是夜空里一顆明亮的彗星，照映着这宁靜的广漠的山野。灯光下面，有一个人在那里工作着。政治指导員余立毅怀着最大的振奋，在讀着团政治委員写給他和連长的信。跳躍着的灯光，映着他寬闊的深思的額头，他那明亮的飽滿的臉膛閃閃生光。深邃的灼灼有神的眼睛，在写着清秀字体的信紙上来回移动着。他漸漸地激动起来了。身子猛地往后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，两手支着桌沿，披在肩上的棉大衣，順着椅背落下来了。他久久地注視着放在桌上的国旗——这面紅色的旗，象征着祖国人民的战斗与胜利、幸福与欢乐的旗帜。他将要帶着他的連队，把它在祖国更远的疆土上高高升起。他口里輕輕地重复着信上的話：“……要为祖国尽責，对全連的战士負責。”臉上表現着那种在执行任务时庄重与严肃的表情。一会儿，他站立起来，挪开椅子，拿起国旗，把它整齐地折叠成一小塊，放进自己那个棕色的皮包里。接着，理了理各班的决心書和立功計劃。在这些充滿了坚强意念的决心書里，却没有看到二班的。再翻了翻三班的，也没有。他停住手，手指落在紙上，輕輕地敲着鼓点，心

里有些奇怪。在連里，二班的工作总是走在头里的，这回，为什么落到别班的后面呢？他想了想，很快就明白了。大概因为罗唯杞在鬧情緒，杜振中沒信心了吧？他嗯嗯了两声，立刻有些不满意自己起来。这次任务，严重地考驗着大家，在这种时候，对每个战士要进行多少工作呵！他先前还認為連里的动員工作做得不錯，够深入細致的。这会覺得問題多起来了，心里有些不安了。他决定去班里看看，剛挪动脚，杜振中却喊着“报告”进来了。余立毅高兴了，当他看到杜振中眼里迸發着复杂的神色，便又怔住了。

杜振中把班里的决心書交給余立毅，說：“指導員，我来迟了。”說完，立正站着，双手直直地垂着。心里先是慚愧，后感到終于完成了一件最大的心事，不禁有些高兴了。

余立毅用关切的眼睛看着杜振中，等待杜振中說話。他以为杜振中会申說些什么的。可是杜振中默默地站着，一句話也不說。他要說的話，和战士們的話一起全都写在紙上了。一会，他轉身要走，余立毅才問：

“有困难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杜振中回答說，声音很低。

余立毅打算問問罗唯杞的情形，但他沒有問，只是說：“肩膀上覺得很沉吧？”

杜振中說：“沒什麼，大伙的情緒都很高。”

余立毅知道这“沒什麼”不会象杜振中說的那樣輕易。他自己也曾經当过班长，知道得很清楚，一个班并不簡單呵！杜振中这么說，是要上級少为他們操些心罢了！他看着杜振中，原想对他說几句关心的話，頓了頓，覺得不是时候，沉思一会說：

“这次任务，对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咱們干部的担子更

重了。”

杜振中說：“知道，指導員，我一定把班里的工作做好。”

“知道就好。”余立毅說，“時間不多了，你回去吧！”

杜振中走出去，很快就消失在門外的黑暗里。余立毅低頭，看着二班的決心書，雖然，它比別班的送來晚一些，他倒更喜歡它、看重它，知道這不是憑一時的热情寫的，杜振中一定通過大家的思想，考慮了再考慮，寫了再寫才送來的。杜振中是個实实在在不說半句空話的人，他將會帶領大家不折不扣地實現自己班的決心的。余立毅想着這一切，轉身走近桌旁，把幾本業務書籍，一本民族問題的小冊子，一瓶藍墨水，一只釘書機和一支紅藍鉛筆收拾起來，放進皮包里；又燒毀了幾份過時了的文件，用腳把紙灰踏碎了以後，四下看了看，便披上大衣，提着二十响短槍，向門口走去。

余立毅走進隔壁的會議室。通信員金正明在會議室里忙碌地收拾着東西。他站在凳子上，取下滿滿地懸掛在竹壁上的大小錦旗。它們都是各族人民同上級黨委、上級機關贈送和嘉獎的。這些戰迹斑斑的錦旗，記載了連隊光榮的戰鬥歷史，記載了連隊艱苦的战斗道路。有的錦旗被硝煙熏黑了，有的錦旗被子彈打穿了，有的錦旗被彈片撕成了片片，但它們全都放着光彩。余立毅看到這些，看到通信員帶着一種崇高的神情，在小心地愛護地取下它們，再用一塊白布包裹起來，放進一只木箱里，心里很興奮，說：

“小金，去同教員說，叫他把俱樂部的書和畫報帶上一些。”

小金扭過頭來，問：“到那里還要布置俱樂部嗎？”

“当然要羅！把土匪消滅了，咱們要在那里永遠住下啦！沒有俱樂部怎么行呢！”

小金高兴了，从凳子上跳下来。

“一定要布置得好好的，讓老乡都來參觀，是嗎？”

“是呵，”余立毅說，接着，又想起一些別的東西，“還有樂器，告訴教員，能帶的都帶上。”說完，興沖沖地向門外走出去了。

天還不大亮，四下灰蒙蒙的，連部門口竹制的單杠柱子上，拴着兩匹騾子。兩匹騾子看起來象一個顏色，就連那匹栗色的高大騾子，也成灰黑的了。有一匹騾子還伸着嘴在麻袋里嚼包谷，發出喇喇的響聲。另外一匹吃飽了，揚着頭，馬嚼子在嘴里活動着，起着泡沫，不安地踢蹬着蹄掌。在它們身旁，擺着兩付木質馱架，是馱行李、干菜和書報的。飼養員蹲在馱架旁邊收拾着墊背。

“牲口喂好了嗎？”

“喂好了，指導員。”飼養員站起來，有禮貌地回答說。他並沒有看清身旁問話的人，他是從余立毅那渾厚的山東口音聽出來的。

“帶了幾天馬料？”

“三天。”

“頂好多帶幾天。”

“聽人說，走得快，兩天就到了。”

“要是兩天到不了呢？”余立毅說，聲音很溫和。

飼養員再沒有說話了。說什麼呢？指導員的估計是對的。雖然，去住飯山的路並不算遠，誰知道前面是些什麼樣的山呢？聽說都是絕壁和峽谷，說不定會發生些什麼意外的事情，真兩天到不了怎麼辦呢？

余立毅站了一會，最後看了一眼飼養員已經明白了自己任務的神色，就穿過操場向一排住的地方走去。夜風吻着他的臉

頰，感到涼習習的。

一排宿舍是一間長方形的竹壁房子。今天加了兩盞油燈，一個班一盞，所以屋里很亮。戰士們有的已經打好了背包，有的還在收拾飯包，有的在調整槍皮帶，有的在反復地擦拭槍枝，有的圍在屋左角燒起的一堆火旁，把輕裝減下的家信和寫完了的學習本，撕成片片，放進火里。火燒得更旺了。揚起的紙灰，四下飄舞着。值星排長亮着電筒，四處查看着，看有沒有遺漏的東西。行裝都整理好了的，有的在門口走來走去，有的擠在燈光下，細聲說笑着，談論着。

二班戰士陳維秀，是連里最淘氣的一個，也是全連最年輕的一個，今年才十八歲。他的臉是黝黑的圓胖的，長睫毛下面，閃着兩只聰明的水晶般的黑眼睛。薄薄的柔嫩的嘴唇，總是含着一種無憂無慮的孩子似的热情。他的背包早就捆好了。背包底下齊齊地插着一雙膠鞋。他用拳頭量了量，覺得尺寸和連長要求的差不多，心里很滿意。便兩腳叉起，重重地坐下來，竹板床“曄”地大響了一下，弄得周圍的人都朝他看着，他却裝做沒事的样子，順手拿起龍頭琴玩弄着。龍頭琴是一位僑頗族老大爺送給他的。為了感激這位老人的愛，陳維秀常常學習彈着它。他的確彈得不壞，練習不到一個月，就能彈許多的調子。為了這，他還學會了簡譜，新歌本一發下來，不用教員教，他拿起來就能彈唱。頂有意思的，是他常常扮做一付滑稽的臉相，伸長脖子，彈着琴自編自唱起來。這會，他抱着龍頭琴，沒有定一定音就彈開了，眼睛看着房子的四壁，嘴里輕輕地唱着：

再見了，心愛的小竹屋，
昨天我們親手把你蓋起；
為了去解放侏儸山的土地，

天还不明呵，就要和你分离。

不要把你年輕的主人怀念在心，
也不要在这落日时等候我們来臨；
祖国交給了我們神聖的崗位，
士兵要在远方守衛边境。

当陈維秀一想起他們就要去的地方，心里便被一种热情鼓舞着。他們将是第一批解放忤佻山的人。想想看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呢？他在心里热烈地預先描画着到达那兒的情景，便停下手来，对着坐在自己身旁的同班战士罗唯杞說：

“罗唯杞，你說忤佻山会是什么样子？”

罗唯杞垂头丧气地坐着，沒精打彩地在收拾着自己的飯包。飯包里装着墨水瓶、飯碗、漱口缸子、牙膏、小鏡子，已經脹得大大的，但他还要拿一本厚厚的信紙和一大迭信封塞进去，弄得飯包連口都封不过来。他抽动着灰白的嘴唇，嘟囔着說：

“我又不是諸葛孔明，又沒去过，誰知道？”

陈維秀不覺一楞。心想：自己好意問他，他倒不客气起来了。要是往日，也許他会頂几句的，但这会他不想吵嘴，班里的決心書才送去呢，上面写着要大家互相关照，亲密的团結。他瞪了罗唯杞一眼，淡淡地說：

“哟，有那么多信写，不能少带一点？”

罗唯杞是这样一个人，在他心的天地里，只有自己的家，說得更确切一些，只有他那年老的母亲和还算年輕的妻子，以及門前几亩薄薄的田地。他常常想着它，記念着它。他的心跟它們靠得挺近，然而，他却一步步走得离它們更远了。他覺得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痛苦呵！他听出陈維秀話里不友好的語气，便沉着臉

說：

“前面的日子長啦！”

這時，綽號叫“炮彈”的大个子戰士駱昌文，放下正捆着背包的帶子插嘴了，於是，背包一下子又松開了。

“到了那里，供應股會給咱們送去的，斷不了！”

羅唯杞聽駱昌文幫起腔來，不讓地說：“送去当然好，要是一下子不送去呢？……带着总不碍事吧！这些瑣事，你还是別操心吧！”

駱昌文生氣了：“这是瑣事？……带着当然不碍事，可你为什么不多带几發子彈呢？別人为了多带一發子彈，什么都減掉了，把皮褲帶換成了布帶，可你呢？”

駱昌文一嚷嚷，羅唯杞倒害怕起來了。他心里想：真該死，大家都会听見的。他眯縫着眼睛，微微地紅着臉，看樣子还想低声分辯着。陳維秀放下龍頭琴，把話接過去。他怪自己多事，快要出發了，引起了這場不愉快的爭吵。他說：

“哎呀，看你們，怎么吵開了。嚷得一里外都能听見。誰少講一句不就完了。”

羅唯杞順着風不哼聲了。

駱昌文仍然喃喃地說：“少講一句，……我听不慣！”

从感情上，駱昌文的話，正合陳維秀的心意，但他还是說：“听不慣，那你吵吧！人家要說，又是二班！又是二班！”說着，雙手一揚，現出又担心又賭氣的样子。

這話把駱昌文刺痛了。他抑制着自己不再做聲了。

陳維秀轉過臉來，一抬頭，見杜振中和排長一面談話，一面走回來，便又低声說：“班長來了。”

杜振中走近大家。他听到他們的吵嘴聲，但他沒有馬上說

他們，只是問：“東西都收拾好了沒有？”

“收拾好了。”陳維秀回答說。

杜振中看着大家的床鋪，冷冰冰的竹板上，散亂地放着背包、鼓脹的干糧袋、彈袋和槍枝，看它們是不是都整理得很好。接着，又輪番地打量着每個戰士的身上。雖然，許多人是經驗的老戰士，知道該怎樣拾掇自己，但他還是放心不下似的，看他們的領扣和鞋帶，是不是結得都合適。當他的手觸着一個剛剛灌滿熱水的水壺，燙得馬上縮了回來，立即對大家說：

“把塞子拔了，讓水涼一涼。”

戰士們為自己的粗心微微地笑了。大家都把這事忘了：等會走起路來，熱水壺貼在身上，不好受呵！

杜振中剛要坐下來，一眼看到羅唯杞身上的彈帶有兩個口袋打着死結，低聲說：“怎麼打死結，有了戰鬥咋辦？”

羅唯杞說：“帶子短了。”

“給我吧！”杜振中說，接着，從挎包里拿出一個針綫包和一截帶子。

羅唯杞紅着臉，說：“我自己會接。”

杜振中看羅唯杞低着頭，眼睛看着別處，知道他心裡不好受，便把針綫給了他。他又看了一遍大家，說：

“收拾完了就好好休息吧！出發前休息好是最要緊的。”

陳維秀扭轉身，移動了一下坐位，把背靠在床沿的竹柱上。又抱起那個小龍頭琴，卻沒有彈它。他想起剛才的話了，便又嘀咕着說：

“咱們文化教員，讀了不少的書，可就沒讀到過有關作伕山一點什么的。依我看，真是白讀了。”

駱昌文說：“你不是也讀了好些書嗎？”

“我？……”陈維秀不好意思起来。他知道駱昌文这么說，是因为大家很喜欢他的快板詩，其实，他自己只是小时候才上过几年学哩！他哼着鼻子，說：“我算什么！”

杜振中轉过臉去，看了一眼陈維秀，頓了許久，說：“連一張忒忒山的地圖都找不到哩！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一会，不安靜的陈維秀又輕声地說，臉上現出自信的有把握的样子。“我想，忒忒山和咱們走过的那些山一定不同。那兒一定有好多大树，好多稀奇古怪的花，石头上长着草……还有……”

杜振中看着他那天真而又激动的神情，微微地笑着說：“到了忒忒山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么？”

陈維秀双手支着下巴，自語起来：“是呀，怎么还不走呢？真急人。去晚了，土匪跑了，才冤枉呢！要不是今天学政策，明天学忒忒話，早就到忒忒山了。說不定这会咱們已經把那些坏蛋消灭了，正帮着老乡打扫院子哩！”

“院子是什么样兒的呢？”

突然，从后面傳來一个声音，陈維秀側过头一看，見是指导員，臉唰地紅了，說：“不知道，說着玩的。”

“甯，改口了，說着玩的，剛才听你說得頂認真哩！”余立毅笑着說，走近床沿，拉紧大衣坐下。

战士們都希望和指导員呆在一起。余立毅象是一爐火，走到那里，那里就热烘烘的。所以，余立毅剛剛坐下，許多人很快都圍攏到他身旁来。

余立毅看着陈維秀，問：“政委的話；你記住了沒有？”

“記住了。”陈維秀脫口而出說，

“好，說給我們听听，行嗎？”

“呃，政委說，进忒忒山，难，很难，……呃，不管怎样，我一定

完成任务！”政委的几次动员讲话，陈维秀是用心听过的，并且都把它记在怀里揣着的那个小红皮本本上。可是，政委讲了很多，他觉得每一句都顶重要，余立毅突然一问，他一时不知先说那句好，心里一急，就弄得什么也没说成。

大家都知道陈维秀有口才。说起话来掀动着两片薄嘴唇，谁都得让他。现在，他回答指导员的问话时，好象舌头短了半截，张嘴结舌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旁边的战士，见他那紧张的样子，不禁笑了起来。

余立毅接着问：“讲完了？”

陈维秀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是稚气地笑着，脸一下子羞红了，直红到耳根下。

罗唯杞抬起低下的无光的眼睛，冷冷地看了陈维秀一眼。他觉得陈维秀是个只会说漂亮话的人，这下他包藏不住自己了。余立毅在问话的当儿，眼睛不时打量着罗唯杞。罗唯杞含着讥讽的眼光，被他看到了。

“你呢？罗唯杞，记牢了没有？……什么？说不上来？”

停了片刻，余立毅又转向骆昌文：“你呢？”

“政委说，敌人逃去了侏侏山，盘踞好些地方，到处烧杀、搶劫，我們要去那里歼灭他们，設立防哨，并且帮助侏侏兄弟，摆脱苦难，建立新的生活。……”骆昌文说得很慢，很有条理，許多地方是照政委的原话重复了一遍。“……政委说，侏侏山上得去还是上不去，就看我們政策执行得好不好。”

余立毅微微地点着头，表示很满意。他忽然又面对着陈维秀，说：“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是这样，指导员，他全说对了。”陈维秀说。接着，他又看着骆昌文说：“你别看他个子大，心顶细哩！”

余立毅笑了，但他沒有被陈維秀的俏皮話岔开，進一步問：“你說，要怎樣才能執行好政策？”

陈維秀这下象是很早就想好了似的，回答得很快：“上級叫我們做的事，我們一定做好；沒有叫我們做的事，說的話，我們不亂做，不亂說。”

“那么，上級還沒叫你走，你為什麼要急着走呢？”余立毅說，眯着眼睛，捉弄地看着陈維秀。

周圍的人都開心地笑了。陈維秀也尷尬地笑了。

余立毅看了看几个战士的背包，并且掂了掂重量：背包很輕。战士们为了多带上些彈药，应付前面的战斗情况，都徹底地減了装，每人只带一床被子和随身穿的衣服。他坐了一会，站起身來說：“不要急，这任务是咱們的了，誰也搶不去。”說完，和身旁的战士一一握着手，走出去了。

陈維秀赶忙背上彈带，連声說：“快了，快了！”

駱昌文說：“你真敏感呀！”

陈維秀說：“敏感？握手就是臨走祝咱們保重和勝利嘛！”

大家相信了，都行動起來了。

余立毅去別處巡視着。他从右边屋檐下走向火力排，剛走到火力排宿舍門口，就听到連长李树人严厉的声音。

“真亂彈琴，誰叫你們把油布疊起來放？講過多少遍，要卷成圓筒，說了不執行。”

余立毅心里笑着想：这家伙，嗓門总是这样高。他从竹門口望过去，看到李树人把一个战士背包上的油布解下来，两头疊成和背包一样寬，然后卷成圓筒，綁在背包上面。战士们都照着他捆的样子重新弄过。他走进去，說：

“老李，差五分就到七点，准备出發了。”

他們兩人从宿舍走了出來，望着外面，天色微明了，淡綠的光輝，把夜天變成了一片無邊無際的大洋，复盖在这千山万岭之上。

“出發吧！”李樹人同意說，并吩咐司號員吹集合號。

緊接着，軍號以激昂的高聲，冲破了黎明時夜空的寂靜……

二

槍聲剛剛停止。在昂美納的上空，還浮動着一團團的硝煙和柴煙。黑色的煙團，隨着夜風的吹拂，泛濫起來，到處飄蕩着。

在這個佻佻山中部保持着佻佻民族最古老風習的昂美納部落，昂美納是個不算小的寨子，①有一百多家人煙，占的山頭也是鄰近頂高的。就在昨天，在這個突起的山頂上，還高高低低的擠滿了房屋。雖然，都是茅屋，而且是懸空架起的，排列的并不整齊，但它們有着一種原始的、樸實和寧靜的美麗。每當太陽升起，那些孔明帽式的屋頂，便閃閃生光。從竹樓的火塘冒起的縷縷藍煙，裊裊地上升着。可是，現在寨子成了一片廢墟，只有緊靠西邊還留下十幾幢房子，連同屋脊上豎着木叉的②阿郎勐家的那幢房子。敵人的几發炮彈都落在寨子的東邊。火順着風呼啦啦往上卷，黑煙把整個寨子的上空遮蓋住了。星星不見了，月亮也不見了。從煙柱里面，不時飄下一些揚起的灰燼。當時，如果有人爬上屋頂，把茅草掀下，是可以救下好些房屋的。但

① 凡部落的頭人住的寨子，與部落的名字相同。佻佻人對外戒備很嚴，每個寨子都有七八十戶以上的人家；同一個部落的寨子，住得很近。

② 佻佻族頭人與群眾的屋頂上有區別，前者豎木叉，后者豎竹叉。

有誰去顧它們呢？對於一個忒僑人，沒有房子住算得了什麼，最重要的是不能讓敵人踩進他們部落的一寸土地。一聽到槍聲，人們都拿起所有的武器，爭先向敵人最多的地方跑去了。現在，東邊山頂成了一片黑色的焦土，上面鋪着厚厚的草灰。草灰一細條一細條，彎彎曲曲，象無數黑色的小蚯蚓，拥挤在一起。木柱子全燒黑了，孤突突地立在地上。攀在屋頂上的南瓜藤——忒僑人唯一的菜蔬，燒焦了，搭拉在地上。屋前屋後的黃果樹和芭蕉樹也烤黃了，象秋天里的楓葉一樣。

月亮透過瀾漫的煙霧，掙扎着用它那蒼白的寒光照着這被燒毀的古老的山寨。寨子空蕩蕩的。在朦朧的月色下，只有娜妮一個人靜悄悄地走動着。她那又黑又密的頭髮，散亂地披到寬闊的肩上，要沒有前額上那一道扁圓的銀片緊緊箍住，頭髮准會把她那光亮的丰满的臉膛給遮住的。她那挺起的脖頸上，套着一根很粗的項圈和由許多紅色白色草珠串成的項鍊，它們重重地垂到她那袒露着的隆起的胸脯上——她那袖子很短的麻布褂子，對襟是沒有扣子的。裙子吊在膝蓋上面。就在這暗淡的夜色里，在緊張的奔跑和慌亂之後，看上去，娜妮仍然是一個堅實、有着一種原始的美麗的姑娘。她是因為去埋葬她媽才同寨子里的人跑散了的。她媽是晚上被敵人的槍彈打死的。她把媽下葬的地方填平後，上面再撒上一些草葉，看看沒有什麼痕迹^①，便赶回來了。她挪動着疲乏的沉重的腳步，向着曾經有過自己的家屋的地方走去。每走一步，灰燼上便現出一個很深的腳印。

娜妮來到自己的家了。她那簡單的草屋不見了。她那從兒時就熟悉的親切的气味——草煙、檳榔、泡酒和竹樓下牛糞的強

① 忒僑人不砌坟堆，怕別部落的人來開墓取人頭，用以祭谷子。

烈的氣味沒有了。她不聲不響地站着。好一會兒，她彎身用一根燒成半截的竹片在灰燼上扒着。父親晚上蓋的那床棉毯，燒成豆付皮一樣，四邊焦黑，中間發黃。哥哥心愛的鋤頭，沒有木把了。背籬只剩一根藤條做成的背帶，馱架上的皮帶斷了，馬套子燒成歪三扭四的，弩弓上面沒有了弦，葫蘆笙就剩下幾根竹管子，酒甕爆裂了，成了瓦片片。娜妮不願再扒下去。她直起腰，把竹片遠遠地扔出去，那突起的胸脯，鼓得更高了，眼裡沒有淚，只有憤怒的火光。

娜妮在痛苦地想着剛才發生的事情。象晚上那樣激烈的戰鬥，年輕的娜妮還是頭一次碰到呢！以前，有過好幾次敵人想進攻侏侏山，但勇敢的侏侏人民，在山下面，就把他們消滅了。可是昂美納在侏侏山中部，國民黨匪徒還沒敢來過呢！昨天晚上，土匪是從曼邦偷偷地摸過來的。人很多，半夜裡，把寨子的四周給包圍住了，先是咣咣的幾聲炮響，接着就是機槍的掃射聲，象是要把這個山頭給推平似的。想起了這些，娜妮恨的心都痛了，這些土匪真該杀呵！她緩慢地無目的地走着，腳下嘎嘎地响着。她信步走到寨外的壕溝边上^①，傷心地看了一陣。她覺得自己不應該留在这里，真丟人啊！她想跑去找父親，攆那些賊兵去，剛要從巷道^②跑出去，却一眼看到前面有個黑色的影子在移動着。定睛一看，是岩弄從西頭走來了。娜妮便趕忙跑過去迎着他。

“岩弄，你回來了？土匪都消滅了嗎？”

“都消滅了，娜妮！”岩弄高聲回答說，聲音裡有一種抑制着的快樂。

娜妮不理解他那奇怪的高興，立起腳向着西邊山頭望去。

① 侏侏人為了抵禦外侮，寨子的四周，都挖得很深很寬的壕溝。

② 侏侏寨子只有一條巷道可以進出。巷道很長，一般有二十來公尺。